

陈白尘文集

第七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陈白尘文集/第七卷·散文 (二)

作 者: 陈白尘

责任编辑: 吴星飞 张昌华

责任校对: 诸 巍

责任监制: 江伟明 孙 慧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7 印张 17.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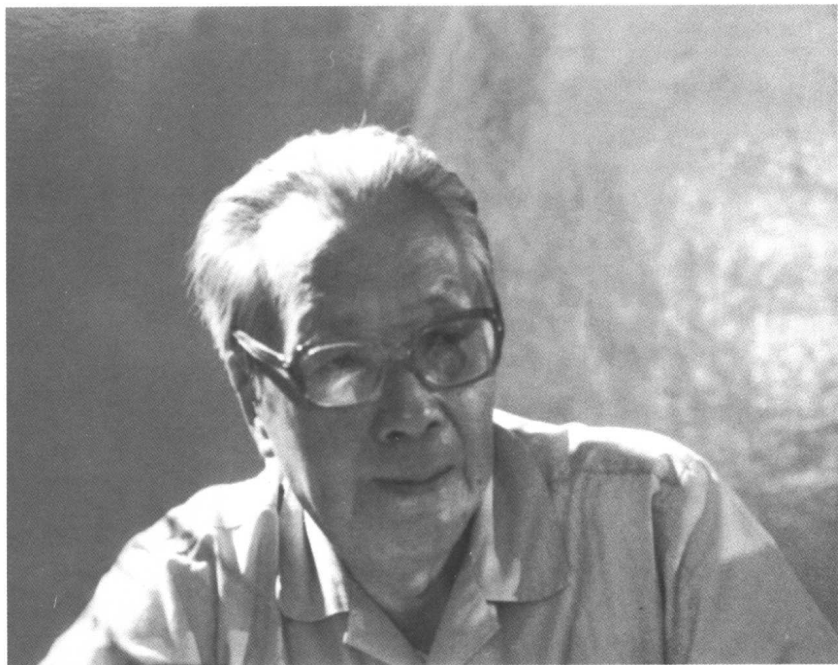
字数: 390,000 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含精装 2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176-X/I·1096

定 价 (共八卷): 240.00元(平装) 340.00元(精装)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陈白尘

1985 年摄于吉林白城

1977 年摄于南京“听梯楼”寓所前



1983 年摄于北京招待所





1962 年访问日本与木下顺二(左)、
山本安英(右)、陈白尘(中)合影于木下
顺二家中



1982 年访问美国与
台湾作家杨逵(中)合影



1980 年与侯宝林摄于南京寓所



1963 年摄于广西漓江

第七卷说明

本卷共编入陈白尘 1935 年——1988 年所创作的散文（包括杂文、随笔）及调查报告、日记等六十篇（部），大体以文体相类，按年代排次。

其中散文四十篇，杂文十八篇，最初发表处均注明于文末。内有若干篇目已先后于 1982 年和 1988 年编入作者散文集《五十年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及《陈白尘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调查报告一篇——《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及其黑旗军——〈宋景诗历史调查记〉提要》。写于 1952 年；连载于同年 11 月《人民日报》；1982 年编入作者散文集《五十年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随笔一部——《听梯楼笔记》。写于 1975 年，修改于 1986 年；1997 年以其部分章节收入作者回忆录《对人世的告别》，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现据此编入本卷。

日记一部——《牛棚日记》。写于 1966 年至 1972 年；整理于 1973 年；1995 年以其部分内容摘抄成书，北京三联书店

出版，现据此编入本卷。

编 者

一九九七年十月

第七卷（散文、随笔、日记）

一、散文

还乡杂记	(1)
四姨奶奶	(19)
乡居散记	(26)
战士的葬仪	(30)
哭硕甫	(35)
哭江村	(37)
写在晓邦舞蹈会之前	(39)
寄向不可知的世界	(41)
茅盾先生印象记	(43)
文艺节怀旧	(45)
疚	(50)
无声的旅行	(54)
团结、斗争、前进中的日本新剧界	(62)
在苦难中成长的艺术	(95)
春夜漫笔	(101)

忘却了的纪念·····	(108)
紫荆山中·····	(114)
回忆《词六首》的发表·····	(120)
献·····	(126)
哭田汉同志·····	(132)
哭翔鹤·····	(138)
记《华西晚报》的副刊·····	(145)
中国作家的导师·····	(153)
一项未完成的纪念·····	(161)
哀盛亚·····	(166)
见到鸭群我便想起了你·····	(171)
初游燕子矶·····	(178)
阳翰老与中华剧艺社·····	(181)
忆丁易·····	(199)
“五世同堂”怀旧·····	(203)
湖边风雨忆故人·····	(207)
压不扁的玫瑰·····	(211)
追怀云卫兄·····	(217)
忠于人民艺术家·····	(225)
天翼同志在病中·····	(228)
谈作家的手稿·····	(236)
“何以解忧”·····	(239)
我站在那腊梅树下·····	(242)
追怀叶圣老·····	(245)
《新文艺》周刊杂忆·····	(250)

二、杂文

没出息的想头·····	(254)
地瓜与抗战·····	(256)
新“抗战无关论”·····	(258)
读书随笔·····	(259)
尊重这个日子·····	(263)
修脚匠·····	(265)
“去思碑”·····	(267)
我要沉默了·····	(270)
“岂能让人”·····	(272)
一个时代的开始·····	(274)
举起笔来·····	(276)
山居随笔·····	(278)
“五·四”的僵尸·····	(281)
致美国有儿女的人们·····	(283)
谈悼词及其它·····	(286)
神·鬼·人·····	(289)
人才难得论·····	(297)
“悄悄的革命”·····	(299)

三、调查报告

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及其黑旗军·····	(301)
---------------------	-------

四、随笔

听梯楼笔记·自序·····	(333)
上篇：听梯楼笔记·····	(340)

下篇：一九七六年春·南京…………… (386)

五、日记

牛棚日记

- 一九六六…………… (411)
一九六七…………… (423)
一九六八…………… (458)
一九六九…………… (490)
一九七〇…………… (519)
一九七一…………… (542)
一九七二…………… (560)

还乡杂记

一、溜出了墓门

在这活人的坟墓^①里整整住了两年半。今天，毕竟给我溜出来了。

我站在墓门之前，深长地嘘了一口气，偷偷地横了铁门一眼，提起布包裹便走。想，从此走上生路了吧？

这儿是被称作天堂般的地方。在铁门里面时，是当做梦般想念着的，现在我投进它的怀里了。可是古怪的车夫为了显示他路途的透熟，只拉着我往一些僻巷里钻，偏不从可以显示天堂面目的马路上跑。

黄包车在碎砖路上摇摆，一些灰黑的墙壁、灰黄的木板门从身旁跳过。从那些门里现出一团团千百年的破棉絮似的什物，有死灰色的木器，有污泥色的破缸，有熏得焦黑的神龛神像，衬上

① 指苏州反省院

一张两张黄蜡的面孔，睁大了眼眶子投到车子上来的眼光，是那末死气沉沉的，和周遭的什物一样，古旧得可怜！这仿佛是走进死之城，除了灰的颜色以外，什么也没看见。听说已经是春天了，可是没见到一点青的树叶，——其实我也没有看见树，更没有看见一点红的花。在那灰色的天地间使我眼睛交换一下色彩的，只有贴在门头上的红纸，可是，那又是和死人蒙脸布似的红色，给风日吹晒得和泥土的颜色相似了。

除了这部车子在这些僻巷中冲撞着以外，那些灰色门框中的人们好像在这世上已经度过几百几千年似的疲倦了。他们是那末迟钝、呆滞、轻缓、懒散地动着，低沉、轻飘，而又极简单地讲着，似乎在哀悼着他们亲人的死亡。

车子从僻巷里穿东穿西，只看见车夫的背在不住地簸动，粗壮的喘息和着拍子。

我被窒息得憋不住了：“能不能从马路走呀？”

“就上马路了。”他说。

车子一转弯，我果然就看见了马路。

一座雪白的粉墙迎在眼前，几幢洋房被抱在它的怀里。几株碧绿的垂柳柔发似的披在那墙头上，拂着路沿行人的头顶。这该就是天堂的面目了吧？我心中一喜。

车子的速度在宽阔的马路上显得慢下来，我放开了眼睛想仔细看看这天堂。可是啊，车夫又把我拉到一条新辟的马路上来了。过了那堵白墙，沿路上都是断屋折梁，被横剖开的房间像演完了戏的舞台面，而在僻巷中使我头痛的灰色什物又在到处出现了。半截屋梁、几根屋椽，伸出在每一个屋子的头顶上，使我想起从乱葬坑里走过时所见到的露出泥土来的棺材板。

我毕竟看不到天堂了！

车夫的肩背不住地簸动，粗壮的喘息和着拍子。他当然不曾

听见我心里的话，并不理睬我，只默默地向前跑。

到了车站，买到一份报纸，打开来便看见电影艺人阮玲玉自杀的消息，刚吃了一惊，从西来的火车已经到站了。

二、车厢中

在车站上一扇玻璃镜里看到自己的瘪三似的形象了：一个光滑的头颅在这初春便没了帽子；一件棉袍是比我小九岁的一个大孩子送给我的，离脚面子有五寸高；一个白布包裹，说是被头，太小，说是书包，太大，挟在膈肢窝里总像偷来似的局促不安。想到与其跑到三等车里受人奚落，倒不如去四等车里来得个身心痛快，而且，四等车只要大洋六角，到底也便宜四角钱。可是我忘了这个站头上的乘客太多，等我踱到车厢中，厕所门前已经挤满了人了。

好容易挤到较松的地方，可是也找不到一个位置。每两个人坐在一张椅上，高抬起眼睛望着窗外，没一个人有让我半个位置的意思。虽然这椅子也很可以坐下三个人——对面一张椅上就是证明。可是身旁这椅上的两位客人，像是早就猜透我的心思了，一个胖胖的家伙故意闭起眼睛装瞌睡，靠窗子的一个扭转头去看风景，并且顺势把屁股一转，上身伏在窗上，两人之间的一点空隙便被他的屁股填塞了。胖子也向里一倒，这就使我不好再开口。

在我，倒也不在乎此，已经足足坐了两年半，站站也何妨！于是抬头找地方放下包裹，可是哪儿都堆满了，便不得不放在一只别人的小网篮上。

“喂，怎么放在我的东西上？”

低下头来才知道靠窗子的那位朋友向我抗议了。

“没有多重，朋友。”我说。

“不行！我的篮子不能压！”

不知是这几年来的脾气改了，还是我压根就没有精神和他争执，我只笑了笑，把白布包裹推到另外一只皮箱上面去。

呆呆地靠在人家椅背上，尽看着窗外的溪流、水车亭子和站在亭子旁嚼草的牛，也感到无味了。这才记起我还有一份《申报》在包裹里，便打开来看，眼睛随着车子在字头上跳，但也勉强读了下去。

“先生！”

这样一个声音使我怀疑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因为这两个字已经有两年多不和我发生关系了。然而事实是向我叫的，转过脸，那靠窗子坐的一位朋友已经站起来了，满面春风地招呼我。怪了，是让我坐吗？我想。

“是《新闻报》吗？先生，借一借！”

我长长地“哦”了一声，那位朋友老实不客气，已经自动地从我手里抽出一张报去了。

于是胖子也不再睡觉。

我更懒得说什么，低头还看我的报。因为阮玲玉的自杀使我想起不久以前死去的一个女孩子的事。

许多死人的阴影正在眼前活跃的时候，有一个人从身边挤过，回头一看，原来是胖子提了裤子正向厕所去了。靠窗的那位朋友刚想移过身体来预备睡下，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便转过脸来。可已经碰到他的眼睛了，一种怯弱的光向我射出抱歉的神色，一边抬起身子：

“先生，坐吗？”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气，我大声嚷道：“不坐！”

四周的人都吃了一惊，我也为自己的声音所惊醒，便悻悻地走向车厢的另一角落去。

三、旅邸自杀者

这旅馆的穿衣镜子偏偏不上不下地装在扶梯的中腰上。当我再看见自己而想脱身走出时，已经是不可能了。硬着头皮走上了二楼，一个茶房把我看了半晌，才懒懒地问：

“要——房——间——吗——？”

我懒得连话都不答，只点了下头。

茶房更怀疑地看了看我，顺手推开一间漆黑的小房间，又扭亮了电灯。

“好吗？”

我知道嫌好嫌坏都会使这位茶房笑话的，他的眼睛当然不会让他开错了房间。在我，最好的办法便是承认满意，于是我又点点头，把小包裹向床上一丢，顺势倒身躺上，疲倦地叫了一声：“啊！”

茶房又回头看我一眼。

茶房打水来洗过脸，我关起门来便睡。为的火车上连站了两小时，对于久不劳动的身体是一种过分的疲劳。再说，人是到上海了，自己还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这也得仔细思索一会。这么着，便倒在床上尽想。

刚沉在深思里，茶房的头从门缝里探进来了。

“先生！”

“什么？”一翻身，我坐了起来。